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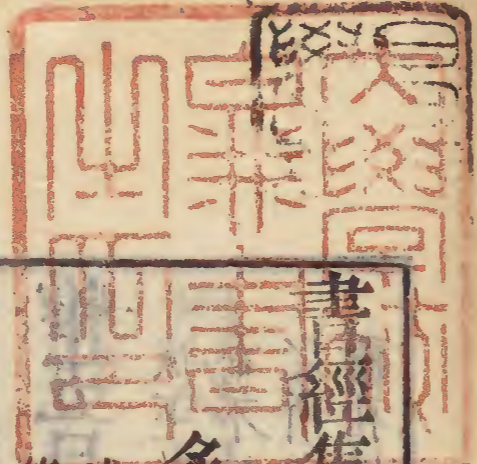


改正
書經集註
九

卷九
君陳
立政
周官
康王之誥

漢書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1
冊數	58	(19)
函號	275	242

內閣文庫		漢書
二〇六	二八	二〇六
函	冊	號
架	冊	號



書經集註卷之九

多方

考試備用典籍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讎作此
 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
 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
 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
 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
 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
 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
 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
 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

書經集註

卷之九

多方

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硃硃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僭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慄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是時

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憤日欽。剽割夏邑。

切他乃反。憤陟利反。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

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口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商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

有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靡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後。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諾。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諾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諾。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諾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

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萃也。享。享邦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而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

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旅，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不

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聳服四海。英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訖洽反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猶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徂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卽政成王卽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

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悻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功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

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

詰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詰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克享矣。爾乃放逸頗懈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士。

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旣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

光猶擘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同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

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綴朱衛丁劣。二反賁音奔。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賁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寬政
庚申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
乃三宅無義民。

恂音荷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踰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踰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也

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卽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進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

以位言。後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邇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音啓

敏奄衣檢反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

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白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白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外府大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筮巫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史，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

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大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身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毫見史。三毫。蒙爲北毫。穀熟爲南毫。偃師爲西毫。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

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備備也。有司有職王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

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

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

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

正是又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卽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

士用勩相我國家勩音邁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二

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王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力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繫。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眾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

之心。而奉克詰戒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八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

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六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一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

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善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

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

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
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
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
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
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
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治去聲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
文明王立
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

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治薄亥反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
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
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
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寧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
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
惟其官之多惟
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

時若訓迪厥官

逮徒耐反又湯
亥大計二反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

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

少失
照反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

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王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王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王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奸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冬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特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天保
戊戌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令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蓄勅 六反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

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

乃罔後艱

斷都玩反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專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載作代反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

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推通回反厖莫江反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貢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佐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斁音亦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

辟必益反

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

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其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

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
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一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從七 恭反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特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

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

辟毘 亦反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女九反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改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乃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
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

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求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成。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上室幾捩。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音悔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全。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奭。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

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空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人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願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

侗音同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

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大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音昭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必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歿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遺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崩還音旋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于釗於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血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夢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辰綴衣

辰隱。豈反。

狄。下土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曲設張之事者也。黼。辰。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辰。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篋莫。結反。

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里雜纈。

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來來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

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

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

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璣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允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作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

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

銳立于側階。

卮鉏里反。戣音逵。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慧。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

卮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鬻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入卽位。

齊。賤西反。

麻冕二十升麻爲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卽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

齊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

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

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微天下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二祭三侗上宗曰饗

嫁反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侗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侗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

醉疾各反

太保受王所侗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才 齋

詣反

以酒至齒曰齋。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攻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皇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

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筐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篋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合者穢者升堂致命王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

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卽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
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
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
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
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
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
無立志。苟不諱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
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

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
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
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
春秋嗣王在
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登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歛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各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辨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

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于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耶。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友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大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主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

其以喪服見，是重受乎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土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書經集註卷之九終



5
E

24